

漫游上海，一勺寂静

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中的故事虽然都发生在出租车狭小、黑暗的座位内，也往往都只是对话与印象的实录，仿佛浮光掠影，却意外地有了声色。

□ 撰稿 | 谈炯程

出租车司机，是漫游者最理想的职业。正如马丁·斯科塞斯的电影《出租车司机》的经典开场，那个从中西部的异乡来到大都会纽约的26岁青年，驾驶着出租车游荡于街巷的喧嚣中。黑桃的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，同样也是一本漫游之书，但却不似斯科塞斯的电影那般最终导向某种现代性的幻灭。黑桃的写作是一种市井写作，它热切地窥视着这个露水般的浮世，并且期待着那些普通人燃亮他生命之火柴，让世俗的磷粉翩然剥落的那一刻。故而，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中的故事虽然都发生在出租车狭小、黑暗的座位内，也往往都只是对话与印象的实录，仿佛浮光掠影，却意外地有了声色。

书中的人们在寻找着上海，读者亦希望在这些短札中觅得某种上海印象。一些故事是如此鲜明地勾勒出一场场浮华：那些坐在出租车后排的黑人、印度人、韩国人、日本人，那些从夜生活里暂歇的男人、女人，那些寡廉鲜耻与海淫海盗。我们很难将这些尚未情节化的故事一以概之，而只能任由它们生出日常的枝蔓。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富于真实感，也正依赖这些枝蔓。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这本书很少修葺它的辞色，在其中，黑桃将他的声调压低，近乎絮语，故事由此获得了一种临场感，如若我们去逐个复述它们，则会像一次低劣的反刍。体验这本小书最好的方式，或许是循入上海或宽绰或狭窄，但都如磁带般运转着，沾染了历史的尘埃与故人的叹息的街道，或许是在一个夜晚，独自出门，看被满城灯火反衬得惨白的上弦月，或许同样是置身于出租车内，昏沉沉地，头倚着车窗，从浦西一直到浦东，在布满哈气的



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

黑桃 著

万有引力·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

书讯

《醉在中国》

此书是美国作家、白酒品鉴家德力·桑德豪斯的纪实随笔集，记录了他寻访名酒旅途中经历的人与事，也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，呈现了白酒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、历史和文化，从祭祀之酒到诗人之酒，从宾宴的酩酊大醉到好友间的小酌，展现了白酒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是如何雕塑中国人的精神图景的，以及又是如何作为一张名片，让世界重新发现古老而又鲜活的中国。

窗玻璃上作画。但也只有上海，能让黑桃这样的市井书写得得以成立。这座巨型城市中，有太多方言岛，每一个人都仿佛一座孤岛。人与人的交谈也仿佛板块迁移所带来的岛与岛的相撞，势必要造出些地震、海啸，抑或如溃瘍般喷发的火山。

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中最动人的故事，是那些梅特林克式的悲剧，这位戏剧家在《谦卑者的财富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真正的悲剧元素，常见、深在、普遍，那生活真正的悲剧元素，仅仅在所谓的冒险、悲哀和危险消失时才开始存在。”当一个失恋女人，只得把她与恋人曾经甜蜜、默契的回忆与如今的惶惑、空洞，向一个陌生的出租车司机倾吐，当她的爱情故事展开，就像所有流行歌中所唱的一样，当这个故事终结，不为其他缘由，只是因为厌倦，因为失焦的日常中不断扩散的空洞，抑或因为某种本质性的爱无能，这便就是我们生活的悲剧所在。然而，当她坐上出租车，重复着昔日与恋人一同开车漫游上海的场景，这出寻常的恋爱悲剧，突然间便拥有了如同西西弗推石般的宿命感。与之相似，法国戏剧家贝尔纳-马利·科尔戴在他的代表作《在棉花田的孤寂》中，便呈现了当代都市人的孤独意象。在他的戏剧里，都市人的欲求被以密密匝匝的隐喻式台词的方式呈现，如同那个失恋女人永无止息的倾吐，语言在互相纠缠，然而沟通却是遥遥无期。坐在驾驶座上的人，仿佛磁石般吮吸着语言，他所能给予的，也只有倾听时的一小勺寂静，与车窗外碎果冻般铺展的灯光。■